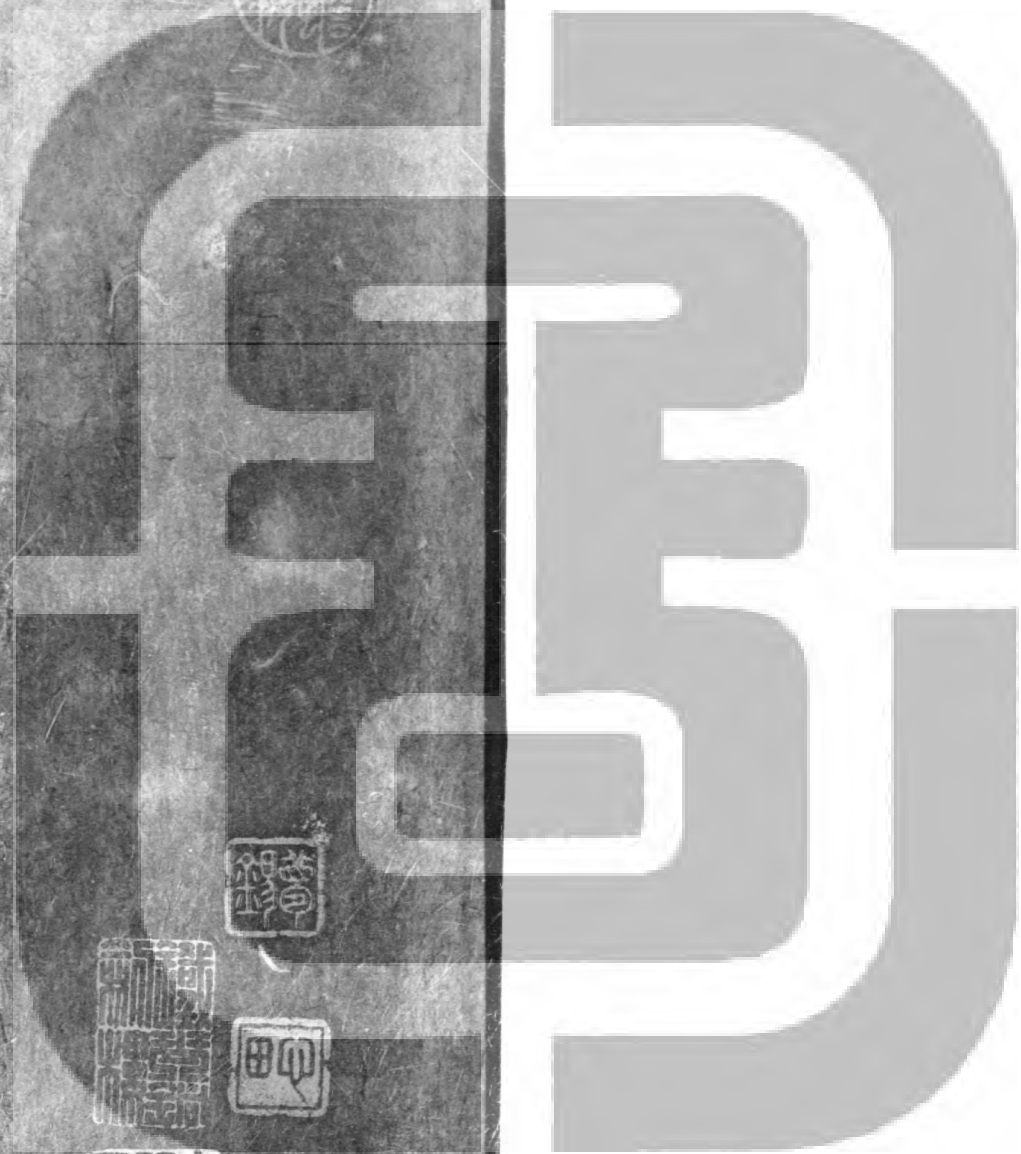


明常熟先賢事略

庚申冬十一月重裝
於丹桂山房



明常熟先賢事略序



上黨馮

復京

嗣宗



余先高祖惺菴公以進士發聞成化間居臺中十有三年先曾伯祖正伯公繼以嘉靖癸未登進士第。歷中外又三十餘載。邑中先達故事。余家舊聞為多。先王父貞齋公抵掌厭厭不倦。嘗命余曰。小子識之。此諸老先生其行事灼灼在耳目可紀也。比汝長也。其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余敬諾曰。不敢忘。自少至長。不去厥心。思稍自振拔。以無墜家世之微言。迺從事。帖括久而寡效。今老矣。視茫髮蒼。齒搖脚弱。行下從。

我先人將何辭以復於是纂集舊聞網羅佚事日月所積都爲十六卷名曰國朝常熟先賢事略曰先賢志善善也曰事略志闕文也竊定哀之微辭冀南董之直筆傳諸好事勿我罪焉時萬曆戊午十二月

明常熟先賢事略目錄

第一卷

張洪

吳訥

孫淳

曾孫堂

第二卷

黃鉞

程式

唐天恩

蔣欽

第三卷

章恪

祖煥文

父珪

弟律

第四卷

李傑

瞿景淳

第五卷

徐恪

第六卷

陳察 弟寰

第七卷

周木

盧翊 補

王宗錫 補

朱驥 補

第八卷

嚴訥 徐棡

第九卷

趙用賢 陳瓚 叔諫

第十卷

魚侃 錢昕 王蘭

瞿俊

盛賚汝

第十一卷

黃時雨 何鑛

吳寅

第十二卷

孝義

徐植 錢迪 沈良 張遵 葛潤

瞿興嗣

儲國本

蔣安

徐明俊

桑瑾 弟瑜

王鼎

第十三卷

文苑

桑悅

楊儀 祖集

沈應奎

蕭韶

鄧黻

孫樓 叔七政

何錚 秦四磨

顧明英 蔣肖圃

第十四卷

方伎

蔣紱

錢紹禹

第十五卷

列女

第十六卷

自序

明常熟先賢事略目錄

明常熟先賢事略卷第一

張洪

吳訥

孫淳

曾孫堂



張洪字宗海本姓侯氏父常客游燕母郁免乳五日而疾病張炯者養以為子幼喜讀書以夜繼晷養母憐而禁之公以衣衾蒙牖蔽鐙光伺母寢輒構火讀如初年十一禮部田郎中選補邑諸生年十六去學賈無何為比鄰株連適戍滇黔帥善之都護瞿某使其子以師事焉公因說之免孕婦田作多蓄禾種贍屯糧都護行其言軍民賴之會麓川亂木邦刁干孟逐其酋思倫發三司諮公公曰麓川昔擁三十六甸

之衆入我郊保走都督馮誠。擱然有輕中國心。劔於定邊之役。羈縻至今。其下畔亂。天贊我也。然既襲我冠帶。有急不拯。不仁。有亂不匡。不義。盍輔順討逆。納故酋使復其所。及其未定。裂宣慰司爲二。彼無國而有國。德我必甚。瓜分則執弱。不復敢與中國爲難矣。西平侯沐春善其策。奏上行之。事遂平。建文初。以通經薦爲靖江王府教授。病免。永樂初。徵爲行人副使。日本夷酋惡使趙居任。且留不遣。公說以朝廷威德。夷酋乃送二使還。二年。使吐蕃。飭茶馬之政。令夷以橐裝進。固卻之。四年。使遼東。諭祭故降人。官其生者。

公宣上恩德。言辭慷慨。衆皆感泣。失聲。其年秋。緬甸宣慰那羅闍殺孟養。宣慰刁木旦而并其地。詔公往使緬。令返侵地。立孟養後。緬人謾曰。自未奉詔。刁木旦子孫已盡死兵矣。公讓之曰。今天子神武。起潛邸。爭衡天下。卒履至尊。此天授。非人力也。若忿爾干命。虐鄰。命一偏將。將數萬之衆。臨緬。將何所逃罪。惟天子不忍。故命使臣許爾自新。中國之法。罰弗及嗣。刁干孟逐思倫發。誅止其身子。爵位自如。蠻夷所具聞也。爾奈何孛戮鄰境。宣慰天子可不問乎。設他境尤而效之。戕汝家。滅汝種。亦聽之邪。天生聖人。爲華夷。

主兼愛遠撫為萬世規今日之封殖孟養亦為爾子孫計也於是緬酋稍悟又婁書陳禍福始聽命已而恐公入朝發其悖逆狀謀賂之不可則鳩殺之譯者以告明旦果陳賂於庭公曰爾輩謂命之短長制使臣口故私我邪對曰然曰爾毋以是污我我具以爾善意歸報天子天子必悅幸得赦臯若納爾賂我且以貪冒先爾得臯敢言事乎緬人愧服乃發使從公獻方物謝臯上赦弗誅以薦召入文淵閣修永樂大典充副總裁官尋改行人司右司副洪熙初為翰林修撰贈父炯如其官宣德元年修成祖仁宗實錄嘗

賜食於史館為公設醴蓋異數也其後進平
和騶虞詩瑞雪賦皆稱意旨受賞賜五年實錄成
賜白金緋袍是歲乞骸骨大學士楊士奇重其行業
欲進秩勉留之公不可乃老公適戍十五年登朝三
十年使車所至東及日本西竟洮岷南抵夷緬北極
遼海往返四萬餘里篤信程朱之學既予告學益力
討論經傳會粹折衷一時學者莫先焉五經皆有解
詁他所著南夷書日本補遺志之屬多逸惟琴川新
志歸田藁使緬錄使規尚存

吳訥字敏德蓋子游之苗裔也其先坐事亡匿以子

游追封吳公故改姓吳氏訥者藏言於內也世居邑城之子游巷墨井遺蹟在焉公七歲徧誦五經少好儒術不讀非聖之書父遵道爲湖廣沅陵主簿被誣逮繫京師公馳守闕下訟冤未白而遵道卒以喪歸葬母王繼母陳二族相繼遠徙公養外大母經紀其家曲有恩禮江陰崇明令慕其節辟爲學官皆不就永樂末舉醫生至南京客襄城伯李隆許代隆上河清頌是時仁宗監國讀其辭而善之曰此經藝之文武臣何辦此也詔代草者隆以公姓名對監國喜識之黼宸尋命教諸尚書子於春官署頃之大學士楊

士奇薦於行在驛召至北京見文皇於齋宮以白衣備顧問洪熙初以翰林學士沈度刑部郎中王溥薦擢爲監察御史出按浙江其政以奉行詔條興教化美風俗爲務明年按貴州貴州所設驛各有丞去京師遠每滿考赴部往來以二年爲程驛事盡廢公上言乞依雲南例三年一赴布政司考覈九年通考而後赴京上從之人以爲便詣闕上疏請借公一年不許都司某以千金爲公治裝公恚曰枉公道受私賂天其厭子不虞水波惡邪爲詩以拒之夷酋羅鬼計羅等涕泣追送數百里宣德五年超拜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尋遷左副都御史。公掌憲依於忠厚，務弘大體，不拘文法。一時以名德推焉。御史大夫熊槩尤嚴重之。所與從容言天下事甚衆。是時減省官俸，廣西道御史劉準、貫貸同寮王裕米三十石，死無以償。公奏請依洪武制，全支報聞。正統二年，爲行在左通政。李昉所誣，上命下獄，鞫之事白，還原官。四年三月，以老疾乞休。吏部奏留之，固辭，優賜宴鈔，以歸里居。逡巡自約，敕若未嘗有貴執者，嘗步出城闔，遇負薪者，辟易道左，曰：「賤辟貴，公亦引卻。」曰：「輕辟重，長老至今傳道之。」十四年九月，聽選知縣蔣忠薦公學行淳正。

純達治體，宜徵赴京，置禁密。公亦終不起。平生食不兼肉，衣無完綵，恭儉其天性也。晚歲勤於著述，通濂洛關閩之學，所著性理補註、小學集解、文章辨體諸書行於世，勸進後學，以文學禮義以身先之。士大夫靡然鄉風焉。孫淳，字厚伯，舉進士，嘗以御史歸省，公惡其紆道，笞數十而遣之。其門內之政如此。年八十卒。弘治中，賜諡文恪。任曾孫木爲雲南姚安府照磨，曾孫堂舉進士，亦官御史，寧庶人之納賄。劉瑾請復護衛屯田也，廷爭不可，瑾大怒，無如之，何以監伏羌伯毛銳軍討流賊，功賜麒麟服，再進秩至大理右

少卿毅皇帝幸宣府榆林公伏御道中鹵簿前驅至掖之不肯起大呼陛下巡遊不息天下將危臣堂備位卿貳不能匡救罪當死願得以血肉污屬車之清塵上不憚會與冢宰陸完有連力爲地外除知鶴慶府晚節富於財蒼頭介其子弟恣爲非法聲名遂損矣

贊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其張太史之謂與然無文不遠遺書蔑如也文恪砥節首公仁心爲質使文獻足徵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明常熟先賢事略卷第一

明常熟先賢事略卷第二

黃鉞

蔣欽

程式

唐天恩

黃鉞字叔揚以生負薦爲宜章典史洪武三十年舉湖廣鄉試明年第進士授刑科給事中改戶科禮科以父喪歸靖難師至江公所善姚善爲蘇州府知府受建文君詔督師勤王以書招公公遽營葬赴之而許百戶者已縛善送京師公聞善誅從容整衣冠投水死

嗚呼革除之事若存若亡疑不能明也蓋予嘗聞之故老云方公之以父喪歸也方孝孺屏人語北方事

公曰江南要害惟京口守之者指揮童俊狡猾叵測可虞也蘇守姚善忠義有國士風然御下寬非定亂才孝孺因公寓書於善勉以戮力卒之俊降善為麾下所縛皆如公言公聞善已死祭而哭之具朝服投琴川橋下死琴川橋一名信義去縣治可半里許蔣欽字子修父綺善為詩文公少通史學居邑較嶷然不與羣輩狎弘治八年舉於鄉明年舉進士為衛輝府推官治獄準法令輕重無所徇陞南京山西道監察御史正德初逆瑾專恣逐大學士劉健謝遷公與御史薄彥徽等具奏言健遷先朝顧命大臣不可

逐又諫上晏朝廢學與馬永成劉瑾等馳驅射獵恐非所以塞天變固社稷也疏聞瑾矯旨逮諸言者於獄各杖三十削籍為民公益忼慨獨再上疏語益激前後凡三受杖竟死其年瑾榜奸黨於朝堂斥公阿附黨比瑾誅贈公光祿少卿錄一子入太學公歿而父尚存行為鄉人所尊年九十六乃卒

程式字以則宣德癸丑進士任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遷刑部員外郎正統己巳從駕北征我師潰於土木公死焉以衣冠歸葬景泰中贈某官天順初蔭子嵩仕至延平府同知

唐天恩字堯仁弘治十一年中應天鄉試選河南葉縣知縣時河朔盜趙燧橫行河南公增城濬池繕治器械爲戰守計燧不攻去劉七復抵城下公出奇兵擊之有所俘斬悉尸諸城上賊怒盡銳攻之葉土城易瑕公固守二十餘日而陷賊執公及父政縣之堂皇叢鏑射煞之庶母任并二女弟俱被害妻錢子詩卧亂尸下得脫御史李元以事聞詔贈光祿少卿賜祭葬仍立石題墓以爲忠義勸錄其子應侯爲國子生公修軀癯竦坐立必張拱其負氣慷慨蓋天性也贊曰士君子當國之難豈貴其死哉貴其得所死也

尚矣矯矯蔣公鋼而不缺英英唐公銳以取釐
死官以死爲悅者乎

明常熟先賢事略卷第二

明常熟先賢事略卷第三

章格 祖煥文 父珪 弟律

章格字韶鳳祖父贈中丞煥文字耀卿以經教授他所經年而歸積白金得十二兩見有雉經於廁者驚救之盡以所得爲代出稅銀徒手至家婦子相向歎叱公欣然而已邑故有炳靈公神靈異頗著公家居其祠旁是夕鄰人有夢神引繩度地者曰章煥文有隱德天將富貴其子孫從某至某可爲其第址明日以告公公爲德益甚嘗出息錢於人其人遽償其負曰此賣女子所得公即折券弃責使贖其女煥文生

御史公珪字孟端以賢良方正徵擢廣東道監察御史用法平恕重囚十七人弃市公監刑知有冤三上章請其命得減死論按真定四郡歲旱蝗奏免租六十餘萬石正統六年北京民申丙亨等於天地壇起土修治街道行在刑部劾公以巡視官不覺察大不敬削籍歸生五子儀表格律楷儀舉鄉試仕至國子助教表應天薦第一景泰二年進士選入翰林仕至廣西左參議格與表同舉進士仕至南京大理寺卿律後一舉登第仕至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兄弟一時並通顯而大理公最醇厚稱為長者景泰四

年二月選工部屯田司主事行視中河故事漕卒輓船至者計伍出錢名爲均給而商有稅奸吏乾沒其中公悉罷之築堤堰無慮數千丈以抑水暴尋改南京工部分校鄉試稍遷南京刑部湖廣司郎中公故觀刑部政善爲獄訊鞫論報多從輕比當塗民聚黨盜官蘆公曰此竊盜不當坐殊死吳虎者爲暴民間則重按其罪曰吾令清涼門一境帖席也成化初恤刑畿輔六年七月出爲廣東按察司副使分巡海道鎮以清靜盜賊不敢發會琉球夷市易他國漂至香山武臣欲殲之以爲功公曰此市舶耳非爲寇也奏請

縱遣十五年十一月改雲南按察副使孟密叛其酋罕竈法事下三司議征撫公曰孟密據險攻之非可卒下宜權事羈縻觀釁而動十七年七月陞按察使二十一年進福建左布政使上杭盜起公以計誅其渠率餘黨迸散二十三年十二月入爲南京光祿寺卿革去入租常例錢以法式共其膳羞中貴無敢縻大官者弘治四年爲大理持法益平六年爲禮科給事中林元甫所劾公請退上不許八年六月吏科給事中胡易又劾公曠官廢事上不聽明年引年請告疏九上報可賜金給驛還里公居官清謹推誠待人

不好立名稱懸車之日家無餘財郡守史簡以其居第隘請斥閒田三頃爲別業公不受其在刑曹嘗平反書生王某獄王登第知應天貢舉謀所以報公聞遽戒二子勿應試其不貴苟得如此卒年八十官給祭葬如例中丞公之爲刑部郎也數亭疑獄善著讞槩令出守保定而大寮故嘗齟齬御史公者其子劫姑家財事發覺人謂公且甘心焉公歎指其坐曰此三尺地也而吾敢修先人之怨乎當以親屬相盜律得減死及擢雲南右參也安南遣使請道臨安公曰臨安道徑夷欲益習爲寇耳執不許再遷至廣西右

布政使而荔浦獍叛公督泗城兵由象武路扼陳邨
口身冒矢石士皆殊死戰遂大破賊以功加正二品
俸轉貴州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撫雲南公功名
與兄格相編然性倨少禮在滇與巡按何御史不相
中會何以考察黜而公還南京理院事遂許公受夷
賂有姦賊皆檻致廷尉按驗不盡如御史言御史謫
佃塞外而公亦免官終於家儀子洗格孫蔡宗實再
世舉鄉薦宦學有聲神言卒驗云
贊曰子不語神爲其巫也耀卿之事昭昭矣當其爲
德豈祈施及子孫哉彼輦金於浮屠老子之徒以干
澤者不亦愚乎

明常熟先賢事略卷第三

常熟先賢事略卷第四

李傑 瞿景淳

李傑字世賢年十七中應天鄉試成化二年舉進士高第選爲翰林院庶吉士時命學士劉定之授諸吉士業試以文而善之稱之於館閣諸公間名聲籍甚除編修應制賦詩多中上旨受賞賜三年考績賜告寧親官爲給道里費乙未禮部會試爲同考官侍經筵遷侍講是時敬皇帝在東宮選充講讀官公入授太子敷奏經書指意明辨進退閑雅甚有輔導益辛丑甲辰再同考會試遷侍讀學士殿試讀進士卷考

宗即位以春宮舊恩遷左春坊左庶子掌坊院事經筵開壘書勉厲賜金綺纂修憲宗實錄進一階主己酉順天府鄉試遷南京國子監祭酒當之官會實錄成詔留居京師至奏御日加級賞賜宴勞之而後行憂歸服闋起爲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學士修大明會典爲副總裁毅皇帝爲皇太子出閣公受上知復爲講讀官皇太子年少好嬉戲公正色款辭隨事匡正太子信愛而加嚴憚焉先師廟災遣祀闕里還朝遷南京禮部右侍郎召入北部徙左侍郎十七年春不雨至於夏六月受詔禱天壽山即日雨上大驩悅知

乙丑貢舉孝宗崩充山陵使預修實錄爲副總裁兼理部事是歲遷南京吏部尚書明年徵爲禮部尚書賜雕玉麒麟帶公性行純粹鞠躬履方不能詭隨苟同弘治初內閣大臣專朝綰事力能進退天下士廷臣多屈意事之公遇之無加禮逆瑾亂政凌轢公卿少有違忤旣譴立至公正已恪職不與交通瑾嘗私屬以事不聽醜之瓜以嘗其意又不往報謝瑾嫉之然無以中也會晉府鎮國將軍表懃求封爲郡王成化中數奏請不能得於是入賂於瑾瑾銳意欲王之集府部科道官於左順門厲聲詰曰親王子封郡王

祖訓也。前部臣不省虧損上恩，離間骨肉，罪當云何。諸君能改議乎？公徐對曰：「祖訓親王子封郡王，今將軍乃世子，不當王爵。先皇帝業有成命矣。公將割損正法，以奸先皇帝之命焉。用傑也。瑾怒，墨然馳去。將論其離間罪，然上雅厚公，卒不能傷。公恐終爲所構，陷力請致仕歸。瑾誅，詔起用。才望爲瑾厭抑者，吏部首薦公。公聞之，自循其所服玉帶，語子弟曰：「書生初服，謂何。今得此已足矣。」卧廬與親舊驩樂談說平生，不亦善乎？若漏盡夜行，恐有後悔。當路亦以公地望逼已，名爲且用之，實不徵也。公善飲，飲酒盡一

石不醉。家居樂酒，好客賓客往見，必閉門下鍵。醉之以酒，流連累旬。雖有急，終不得去。子孫倦於酬酢，不暇習誦。公亦不介意，惟趣供具，相與娛老而已。嘗出行，遇里中惡少年，使酒嫚罵之。他日其人犯法，公謁令見其荷較於縣治，所謂令曰：「是誠無賴，嘗塗辱我，然特爲狂藥所困，非有他也。幸公爲我赦之。」令從其言而免之。其居鄉寬厚多此類也。卒年七十。上聞，賜祭葬，贈太子太保，謚文安。

瞿景淳字師道，以進士及第，除翰林院編修，歷侍讀左春坊左諭德，侍讀學士，掌院事，太常卿，行南京國

明中葉王唐瞿
薛為四大家

王荃守溪唐順之荆川
薛應旂方山瞿景淳淳道

子監祭酒南京吏部右侍郎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
學士食祿視二品病乞骸骨卒於家官給葬祭贈禮
部尚書諡文懿公長不滿六尺徐言矩步少有大度
不事生業教授里中自給所得輒委之比鄰使益市
薪米終不問出入銖兩之數家四壁立日缺無儲意
豁如也惟下帷攻制科之業自以為天下莫能當顧
久不第嘉靖癸卯始薦於鄉明年舉禮部第一人廷
對賜及第第二人而瞿氏之文遂擅天下嘗分試禮
部者三主武試者二主試應天者一理誥敕總拔永
樂大典修肅皇帝實錄諸文籍事無弗與者而遷調

車後其儕隨牒在南公意頗安之不自知其留滯也
方為諸生偕嚴文靖入邑較鄉賢祠一生攘袂曰夫
已氏也而俎豆於賢人之間必毀其主而後使公默
然良久曰予奪在上非書生所顯且前人操行何渠
不若我輩邪其佐掌南詮而張司務者迂戇數迂公
毛尚書愷亦惡之且中考功法公知其無他力為解
使居職如故然遇事有守毅然不可奪又簡貴不肯
以禮節下人嚴相嵩至貴倨也公與之語獨引大體
慷慨爭國家利害陸少保炳怙寵驕甚欲封其最後
妻屬公草制公曰此令甲所不得也炳不懌罷與嚴

文靖居翰林文靖恭謹甚肅拜必俯首折枝而公第
舉手下之若甬有勁骨者其爲編修日介使懷慶冊
封鄭世子世子迎餞用幣重公一無所受門生義故
問遺亦多謝卻絕不請託有司以故卒之日家無餘
財。

贊曰余聞之先人李公爲人寬然長者也然剛正不
畏鬼神嘗樹綽楔術家以爲犯土禁公不可啓土果
得如蝦蟇者七荷插者驚以爲神公叱曰若何敢不
避我命徙之三里外公之里至今無方隅諸禁忌也
瞿公重族姓居里中客有姓沈者上謁闔者通之公

出至聽事謂客曰若南門沈邪曰非也沈浜沈邪亦
非也公曰噫下此無佳沈矣脚郎沈邪不顧而入其
介性如此長子曰汝稷以父任通顯善騷賦通佛氏
宗教之學閱覽好修君子也季子曰汝說中萬曆辛
丑進士

明常熟先賢事略卷第四

明常熟先賢事略卷第五

徐恪

徐恪字公肅父訥家富好施予兄弟同居者累世鄉黨稱其敦睦生八子公其季也少時讀書強記嘗私習春秋左氏傳無所遺失兄恠大驚盡以記書授焉年十三選爲邑諸生成化二年舉進士冢宰王忠肅公翱一見重其識度擢工科給事中中貴領郊關稅多侵奪公以爲言上即詔公權竿如制慈獻皇太后升祔議公與其寮魏元爭之哭於文華殿門俯伏不肯退上感悟即日成禮當是時昭德宮寵冠後庭閣

臣萬安附麗行威福。禮卿鄒幹。兵卿程信。貪縱特甚。西僧劄實巴。左道得幸。外戚賞賚無節。工作煩興。民力彫敝。臺諫畏忌諱。莫敢端言。惟公累疏觸實。當塗者側目。思逐之矣。十一年出爲湖廣左參議。分守湖南。尉撫貧弱。鋤芸豪強。民安其政。會鄰境盜起。撫臣檄公兼督四道。公逐捕有方略。盜賊清。故人守黃州。遺公茗發。視得白金。卻而謝絕之。**正德**六年奉詔與大理少卿吳道宏。錄梁莊王遺貲。道宏乾沒抵罪。而公以不賄聞。鎮守太監汪直責襄陽貢筍。公曰。非土物也。不果貢。朝賀如京師。遇中貴詞事者。執張甚。公

故棧船相鄉。以激怒之。請間謂曰。上私公。公宜助上。鎮撫百姓。慎無爲道路所苦。中貴氣下。不敢詰。至京。不問遺公。鄉家宰尹旻惡之。以是久不得調。稍遷河南右參政。典治五符。軍政修飭。詔發河南粟賑陝西。公曰。漕挽勞費。不若輸銀爲和糴價。豫民便之。境內饑。奏請賜田租七十萬。移檄郡縣。民或嫁妻賣子。官爲贖之。徽莊王請開封數縣弃地。公曰。甲令。洪武二十七年之後。民自墾草田。除其稅。王不可恃。肺附撓法。王府祿米。請給銀。公又曰。非制也。不許。弘治元年。遷右布政使。會左轄缺。出羨餘三萬金。佐經費。尋轉

左秦晉歲惡饑民就食河南郡守曰流民聚境內且爲亂盍嚴令驅之公曰是速其亂也輒以便宜貸假漕粟二十萬賑贍之然後自劾擅發之罪上說詔書勞勉識其名於殿楹再以所部災奏免租稅一百七十三萬及入覲上召見曰此發漕粟布政邪不避後負活吾民數萬口忠孰大焉退偕天下藩司謁王家宰怒衆皆拜公獨長揖怒愈賢公過於平生旣還所部而河徙汴有議徙封社城許者公條上五不可乃止織造令下公請寬爲限期紓民力上又從之四年就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會災異求

直言公上言東南財賦地織造內臣割剝侵漁新設管礦管河勸農諸冗官十羊九牧無益於治各王府較尉勒見面錢月糧錢冤苦無訴河南鹽課久輸河東守支重困大豪兼并贖刑不平天下抽分以加稅爲功迫楚商旅皆稅政之甚者宜奮然改弦以塞天變上俱從之條著令河南自成化八年至於是年負課多至一千一百餘萬石戶部言上遣使督之公言小民可哀征求峻急事變將生惟上弃責曠然與更始上爲之追使還罷不復征御史李興以保夔鄖漢郡境多盜議別爲省事下公議公曰民窮則亂心生

而更煩設官吏變易版籍以益之擾乎臣愚以爲如
故便興無以奪公又言全省歲計起運百六十二萬
二千存留七十六萬五千今歲運比舊增五十六萬
七千五百餘石歲支多至八十五萬五千石請節起
運以給歲支宗室中有收倡婦官婢爲妾凡所生莫
知誰子宜下禮部禁止永不授封河南寄養馬請如
舊制三年一駒病死墮胎酌量輸銀太僕寺買補湖
廣總兵官請依舊鎮常德則各境聲援相接諸郡旣
渠親貴填淤請專委參政朱瑄循行疏浚又言屬南
陽鼓妖大名星殞考之史傳皆上不恤下之災竊見

民運米麥至諸王府往往暴露經年待其紅腐耗損
責息數倍漏籍舍餘怙勢毒民感傷和氣職由於此
大名與湯陰淇縣接壤盜賊逋逸星隕其地變不虛
生宜敕分巡僉事逐便討捕窮其根株窟穴太行盜
藪今林縣守禦宜益以京營宣府班軍固守要害以
備不然又令州縣建常平倉定稅糧總收法諸藩侵
冒屯田以法詰禁歸之衛所境內忠臣孝子羣公先
正墳墓置守戶有差先是河決蘭陽公建議廝渠股
引分殺其怒然後下捷菑築隄如宣防法至是復潰
黃陵岡壞張秋隄詔都御史劉大夏治之功未就議

者遂謂河故道不可復。公疏略曰：自大禹患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故釀渠以引之。漢世事塞河，然水盛隄防不能禁，必多穿渠，張水門，使水有所遊盪，而不溢涌。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故今日黃陵岡之決，非果不可治也。患在鄆塞之備多，而疏泗之功少。填闕反壤，河浸淺陋，水無所容，則橫潰爲暴。如臣愚計，以爲宜浚上流，故道二百餘里，由泗注淮，以殺其怒。又浚梁進口，以北八十餘里，由徐注淮，以披其勢。濯漑節宣，使之疾寫不溢，遲貯不壅，然後石隄可立，故道可通也。且夫舉大事者，不惜小費。昔元世海運無

河猶念緣河被災之民，大出帑金以救賑。況我家東南灌輸，全仰黃河一綫之道，可任其決壅爲梗哉！如謂大役猥興，度支不給，臣愚以天下鈔關抽分稅銀，各不下數萬兩，宜令臣大夏都受委輸，恣所爲，不問其出入，行水計畫，不從中撓。又乞賜河南山東直隸租稅，以役其力，專事河，幸而成功，實萬世之利也。上從之。河遂爲安流。數郡無水害。嘗奉詔祀濟瀆，禮成有帛，自水中浮出。郡縣請上其事，公不聽。置帛祠下而去。初，吏部嘗薦公撫大同，兩薦爲少宰。戶部尚書李敏、葉淇皆銜公，沮其議，不果遷。公之爲左

布政使也。徽王見沛自除吏，公奏王違祖訓，王亦奏公苟遂私名，凌轢宗室。並上，公言果直，上報王曰：徐恪守文吏也，何罪？王其勉自愛，大貨不可數得也。頃之，又立抽分，奪魯山民田，臨湍王同鈞廢嫡，河清王同鏞馘人，湯陰王見準涇陽王見溢行姪，佚襄邑諸王索較尉，公皆據法重按。以是積為藩府所嫉。中貴李興行視張秋決河，置酒大會，部院諸公自據上坐，公譙讓之。卒講主客禮，既而興慚，其從者有奉使道河南者，所至騷動，公絕其餽遺，稱疾不見，亦恨之。至是，諸藩介中貴，以蜚語謗於朝。上雅知公忠實，無他

敕切責諸王，而徙公巡撫湖廣，兼贊理軍務。詔下，即行。兩河士民蒸香於頂，號哭罷市者累月。布政使進羨餘金三千兩，治行，公愧謂：豈吾砥行未邪？何不能使人無薄己者？公既蒞楚，而獻皇方之國安陸，中使私載鹽百餘艘，高其值，抑配於民。公捕致於理，蠻寇剽掠，公以將帥養寇，自資按劾不少假。諸將皆恐，力禽其渠桀，桴鼓希鳴。又移文兩廣都御史鄧廷瓚，并力禽斬苗寇藍接寶等。大帥趙晟酷暴，裨帥史瑄逗撓，皆奏正其罪。王府倍徵祿米，設樊城抽分，皆禁革之。會上遣中使扶安祭告玄武神，道路煩費，公上言

曰真武無神則不必事若其有神也則必子愛元元
寧忍刑餘怙執橫索盡其脂髓邪且上天求民之莫
陛下愛民恩澤有加則皇天篤右之焉用諂祭也會
有草木之妖公上言藩祿猥多分封之制宜如宣德
間唐伊趙梁諸府不可援德崇二府事例以竭民力
繕修萬春宮寫荆地材勞費不訾臣愚以為役非不
得已可一切停罷頃之上思公撫河南功效特賜金
綺忌者謀置之散地百方擠之八年中旨除公為南
京工部右侍郎公遂力辭云臣初未嘗以調要上又
絕謝知交孤立行一意欲有橋正拂違何自而蒙拔

有以臣欺陛下者然臣之心迹何以自明伏乞
歸田里以全晚節上優詔慰勉焉既拜職會尚書
請告專治部事公慎財費卻羨餘百工飭力庀材不
使失職禁其作役於私家者織造之役旬計精密中
人尤不便鑄兵例給庫銀公以庫故有鐵歲發以鑄
兵所省庫銀恒萬計勲貴以公裁減修城齎用詣部
堂讓曰天下豈侍郎一人邪何為每事遴惜公曰老
臣退地甚裕公等義兼休戚獨不念乎於是再疏辭
曰臣受知特深夙夜思維為國惜財省費事關中貴
勲臣動見嫌忌不寒而栗古人稱祿豈須多防滿則

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況臣之年。不爲不暮。疢作累月。不爲無疾。尸素三十餘年。涯分已踰。伏乞骸骨。避賢者路。詔不許。三載績上。進階正議大夫。資治尹。求去益力。上謂大學士溥曰。徐恪純臣。朕方倚以爲治。何乞休之。溥頓首謝曰。恪去誠可惜。第其志倦遊。願得老牖下。以爲快。上不得已。聽致仕。馳傳以歸。天下莫不尚公之節。而惜其用之弗究也。公天性清儉。少時衣紈綺。父責怒之。終身弗復。御居官。食不兼味。筆札薪炭。裁令取給。御史武清在楚。與公有違言。公重其才略。薦之。御史大夫白文敏公昂昂以語清。清

歎曰。徐公真婁師德王子明之儔也。所推轂士大夫。章文懿公懋。邵文莊公寶輩數十人。皆海內知名士。其在南都。公卿莊事之。每日視事。皆遣椽史司公退食。而後還第。其見憚如此。倪文毅公岳爲太宰。薦公敦重守正。可屬大事。科道袁經石玠累奏欲起之。會卒。遺命其子過蒙上恩。不有靡躬竭節。何以稱塞已負。負無可言。慎母以追卹。請巡按御史馮允中爲請。賜卹典如故事。公奏議五十卷。采其尤切於世務者云。

贊曰。古之君子。居其位。必行其事。居其位。不得行其

事則奉身而退。至於徐公。蓋近之矣。尹旻惡之。王恕賢之。公節自如。而兩家宰相去遠矣。當國者安可輕君子哉。安可輕君子哉。

明常熟先賢事略卷第五

明常熟先賢事略卷第六

陳察 弟寰

陳察字原習。爲經生。動止有法度。父穰。塲居喪盡禮。邑令楊子器賢之。爲志。後墓。弘治末。舉進士。除南昌推官。滿三載。高第。拜南京山東道御史。召改湖廣道。上言四事。曰務學。節欲。蚤視朝。慎爵賞。是時逆璫瑾方暴橫。公卿無敢抗者。而公議論抑揚。忤瑾意。坐罰輸粟邊百五十石。瑾誅。而義子寧彬煽起。益張公力。爭不能得。因移病歸。養里居九年。而名益重。復起爲河南道御史。條上備荒治兵屏盜水利民牧五事。詔

所司舉行之。當出按雲南。聞上將南幸。諫曰：古者天子非展義不巡守。今皇輅方蹕西北。繼以南巡。數以奕脆之玉體。驅馳道路。蒙犯霜露。縱不愛身。奈宗廟社稷何？又聞上將親討寧庶人。諫曰：反者盜賊相聚。無終日之計。蹂以鐵騎數千。立可破散。此一帥任耳。不足屈萬乘尊。且上必自行。而監國無六尺可寄。外不憂虜。內不虞蕭牆邪忤旨。奪一歲俸。公又言致仕都御史彭澤林俊。有折衝尊俎之略。可任討賊。設陛下惡功在臣下。欲臨以天威。折筆答之。即自將。何不可。而號威武大將軍。妄自貶損。詒逆賊笑。上不納。遂

行。按滇。公治敢行。少醞藉。既居擊鷲之任。陰訶事民間。見法輒取。岳守以下皆惴恐。豪猾股慄。無敢出聲。中貴史泰請益置銀場。以爲可佐大農用度。公諫曰：前新興等五場。摩柯他白箇舊等峒。開空太深。故地震爲害。今採取不已。得無絕地脈哉？且鑿礦無所得。則賦民取償。民有急而爲盜耳。臣愚未覩其利事。乃寢金騰帥沐崧挾鎮守劉玉亂。吏治錢寧義父盧和冒襲軍職。皆劾治如律。上無子。乞於宗室中擇親賢。置禁邸。有所豫教。育廣西府十八寨蠻夷。僭號寇鈔。公勒兵搗其巢。生禽渠帥阿寺等。斬首數千。鹵獲軍

貲雜畜不可勝計。夷患遂息。世宗初即位，公自滇還，治臺事。數上書，多所欲。匡建淮、徐水災，請振業饑民。復出按四川，會遣中使督陝西織罽，而鎮蜀太監王章分守建昌。閻良皆乘貴貪殘，公因說上罷諸鎮守，停織造，使勿遣。上以爲然。次第有所裁，監省闡鄉試甫畢，聞母訃，即日跣行重趼，苦由疏食者三年。既免喪，始入內寢，頭誤觸柱，蹙然曰：「除服屬耳。」而即安牀第。天其以此警予之不孝也。復就喪廬者三月，起守故官。巡京營，營帥郭勛方得幸，恣爲貪暴，公發其姦臧。其後勛敗，具如公言。給事中楊言糾錦衣署百戶

王邦奇，妄塗污宰臣，上恚甚。即朝置獄，掠治甚苦。公發憤呼曰：「楊言無罪，臣察願以不肖軀，易言地下。上目攝之，弗爲動。退復上書，言無論邦奇言非，是瑤宏廷和備位宰輔，不自飭干文罔，無以消厭人議。固宜免退。惟上體貌終始，其聽自劾，邦奇別下司寇訊，無令佞臣有以闕朝廷。上怒稍解，爲寬言獄，弗誅。在臺久，遷爲太僕少卿。公辭不拜，薦故給事中劉世揚等自代。太僕少卿故事不得辭，又不當薦代者，坐謫潮州海陽學官。量移廣信府推官，累遷浙江按察司僉事副使。又三遷入爲南京光祿寺卿。皇子生，贈祖父

官尋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督軍務在鎮申明約束習勒騎射禽斬賊帥杜伯羣黨分散不敢發自念壯氣直節恐不容於時未一考遽乞骸骨歸卒年八十三弟寰字原大少警敏後兄三舉登第選庶吉士留爲簡討累遷南京國子監祭酒嘗與兄更出入而養母亦好言事正德中嘗諫上顛覆典刑比昵羣小惟逸游馳射是好不蚤覺寤天下將危詔奪半歲俸嘉靖初詔罷孔子謚號遂有議闕里器物非度者公持不可曰陛下幸尊孔子爲先師即尊之闕里制當益隆無所殺上報可又勸上進德勤政戒土木省齋

祀上覽其書而善之然其爲人倜儻簡易嘗竊語人曰身後學宮腥俎於吾何有吾不能效吾兄妮妮一生以求之也方爲南司業而湛尚書若水爲祭酒以儒學教授諸生公笑謂諸生其大指如是耳趣歸事而父母毋徒褻衣矩坐爲其志操如此

贊曰陳公平生食粗衣惡多人所不堪餽遺於人不過竿器食其按滇蜀也一罷青驪布袍其在贛二子從之官舍日命掾史市一鴨卵四剖之半以供子師饌半以分啖父子其歸也巡按御史行部造公公時出麥飯強飯之政令有不便輒吳語刺刺是非監司

敬事之不敢違。然或發於睚眦。不皆至公也。公又嘗榜其門。請人攻其過。時有癡徐秀才者。以朔旦具公服往。面數十餘事。公面發赤。亦莫能難也。祭酒公之為祭酒也。條教輔情而行。諸生便之。京察自劾罷。以故物望減於其兄。

明常熟先賢事略卷第六

明常熟先賢事略卷第七

周木

盧翊補

王宗錫補

朱驥補

周木字近仁。幼學家塾。或問讀書何為。曰。為事。君人皆異之。既長。好李侗。朱熹之學。言動造次。必於儒者。而辭藻聲律。則薄之弗事也。成化中。以工部觀政進士。奉使河南。為伊悼王起家。補南京行人司左司副。居職清簡。益留心儒術。是時王端毅公恕典留務。公雅敬恕。恕亦聞其莊事。已甚悅。兩人深相得。及恕入為吏部尚書。即用公為稽勳司郎中。憲宗崩。預修本部實錄。受賞賜命清文職。貼黃時。有事於懿祖廟。告

遷主。公奏言。祧祭哀多樂少。是日宜罷早朝。奉詔持節冊封岷王。還會災異。求直言。應詔言。天下賦役繁重。請行所司科條其事。凡一切權制趣辦。不領於度支之經費者。悉已之。禮部災。尚書耿裕等下獄。公奏部災。殆天意以警戒人主。裕等皆卿貳寵臣。不宜係。繼幽囚。使與獄吏為伍。公在郎署。恪共其職。言事皆達國體。甚得名譽於朝廷。遷浙江布政司右參政。永康大豪交通輕俠。力過吏勢。有奸如山。郡縣弗敢詰。公按致其罪。窮治黨與。捕論數百人。覈杭州前後二衛戎籍。無缺伍株連者。杭貧民無以葬者。多燔尸投。

其骨於水。公惡之。下令立義冢於三山。使貧者就葬焉。如故俗者。痛懲以法。民始小不便。其後化之。家家有兆域。封樹。公為治。專以興教化。勵風俗為務。多所建立。風采動物。時藩司兩參政皆姓周氏。吏民乃別公為新參。相戒不敢犯云。其後論建漸廣。與同列多違異。公知時不行。力求罷。詔許致仕。既歸里。正己率物以崇鄉黨之訓。晚尤喜易。因邵子所畫諸圖推而衍之。縱橫變置。皆有條理。著易心逸說。其於洪範之所陳配合。皆有倫類。與弟貢士彬友愛尤篤。彬病於京師。旅舍公割臂肉為糜以食之。終不起。解職護喪。

歸於族人絕少分甘歲計口給食冠昏喪祭禮久廢
公考古行於家然性迂自謂虞仲之後嘗設周文王
繪象於堂爲行部使者所譏乃撤去之彬子光宙正
德丙子舉順天鄉試第一爲人敦厚周慎寬然長者
也以齒德爲上官所禮重光宙長子城守公家法事
光宙問安視膳温清定省如古子事父母之禮入貲
爲郎之任河南光宙送之郊涕泣不勝而別舟旣發
延守艦前瞻望其父久之乃敢就坐城婦陳氏祭酒
寰之女事其舅親執刀匕數擊鮮朝夕上食司候顏
色微覺不稱徹而更調五味以進其他悉如古婦事

舅姑之禮盡出其嫁時衣被佐其舅嫁女費其夫婦
孝行聞於婣黨間

贊曰余從祖父思南公娶於周光宙女也以故得其
內行爲詳城旣歿其家人仰機利而食孝謹衰矣

盧翊字鳳翀父琮海陽令有廉操嘗平反死罪二十
人以直道忤其守罷官翊以經學稱邑士多從之遊
弘治庚戌舉進士授新喻令每晨起書所欲爲於聖
板盡日行之無留務政尚簡易以治聞內艱去官服
闋補獲嘉縣前政姑息官租不入有豪久負稅挾刃
自衛翊捕置於法租遂入縣有屯率調自澤州其干

戶橫邑中翊持千戶散法事千戶叩首謝不復橫御
史李瀚行縣嘉歎而去拜山東道監察御史出理山
東軍政往時御史以清出隱脫爲最多抑平民爲軍
稱冤者盈道路翊許民得自辨禁有司召集科率之
擾入朝命巡按廣西時猺獞竊發柳度叛亂被旨錄
戎功當逆瑾擅國立威索賂會省城火瑾論翊與三
司失救罪時翊已按察湖廣猶不免罰寇平瑾猶未
釋又責以功冊稽緩翊自列益忤瑾命停翊官瑾敗
上念翊前勞賜織綺衣一襲復前職改任四川川南
兼視水利蜀有都江堰民賴其水翊疏以灌田連大

熟天全六番招討司所統碉門土軍以重斂致亂蜀
中大震鎮巡官議進兵翊以爲非計遂屬翊招撫之
翊有恩信皆詣軍門降殺牛以誓不敢復爲亂事聞
詔益翊俸銀十兩瞿塘千戶徐啓夷種也白晝行劫
迫之則深入險阻翊令其所善指揮某誘而縛之竟
伏法戊午遷副使守禦松潘其地介羌戎爲全蜀屏
蔽松守卒自成都調分諸戎勞逸不均卒怨多逃翊
白之撫臣爲定更戎法每戎至其長斂索無藝卒旣
遠戎又患於掊剝未久織細輒引入熟番稱貸番利
重息與之稍不入則引重來取卒或轉賣於生夷緣

隙構亂守將畏禍務姑息翊嚴其禁亂始弭松常患糧餉弗繼積逋至六十餘萬道遠難致攬戶因爲姦利運者多破產翊治攬戶以重比由是糧饋以時至自小河抵棧閣久廢壞運道不通商旅不行翊調工治之道乃通土人名爲盧崖閣龍州之西有鐵索橋土官叛亂多斷橋以守兵不得進翊命益其索而上施之板行者稱便遷雲南布政使司左參政賓州瀾海之界有鐵索菁夷諸熟夷入寇輒導之入時議勦之翊條其利害謂夷未易殄請於姚安界中創大堡擇將率其屬以守仍諭各堡堅城濬川夷竊發則共

徂擊使生熟夷不得合時用其議武定土官鳳朝鳴者有幹略藩鎮每有捕擊多用之父死不得襲職常怏怏有司又徵其父嘗所侵入朝鳴謀爲亂三司以爲慮翊使人諭以禍福便宜授冠帶請襲於朝朝鳴不敢肆逆瀾海雲南之西常苦旱其地有品甸開步二陂可以儲水翊諭民治二陂築梁王山壩障水以入田歲比登公私有儲粟遷廣西右布政使卒於位翊器度弘裕不爲蘄絕之行歷官久家無贏貲門庭蕭然不異寒窶善爲文有作者風有玉渠稿四卷松西奏議一卷興利稿一卷都江志二卷藏於家玉渠

者翊所自號也。卒年六十六。

王宗錫字元善，有俊才，少工文。嘗爲裴度論督學御史戴珊見而賞之，延譽於衆，舉於鄉，遂取進士。時重令長選，宗錫以一榜之望，得知餘姚縣政。有芒刃有抵禁，不輕貸，有陂介蕭山餘姚之間，歲旱，民阻水以爭訟，挈不解。宗錫審其地勢，築巨堰，使民各保其利。訟乃息，以治最擢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未幾召爲北臺，奉命往福建理戎籍，設連坐法。凡脫隱者，許自實，得漏卒無筭。還朝，命按江西。時江左諸郡俗嚚善訟，民有代訟者，率舁棺而訴於庭。宗錫積知之，寘於

法。彭蠡湖有舟鬻渡，舟人負險出惡，舟入湖，索無藝。不遂，則加虐，往來苦之。宗錫入境，命造官艦，募故以渡爲業者領之，因盡得元惡，重懲之，患遂息。吉有顯於中朝者，與宗錫交厚，其弟怙勢暴鄉里，監司不敢問。來謁宗錫，遂執之以屬吏，卒死獄中。浮梁人某豪侈不法，姻於臺長。宗錫捕訊治如律比，還。宗錫造臺長謝，臺長曰：「此吾所以舉子也。」時兩賢之遷山東，按察副使卒於官，有西臺奏草若干卷。

朱驥字漢房，才雋，有智數。正統壬戌，舉進士，授行人司行人，補監察御史。奉命慮囚淮南，出濫獄者百餘。

人又命按永平等處有滯獄驥召而訊之立決吏庸
冗者多被斥時李實以使番迎駕勞被眷寵為臺長
驥為實所信任臺事與與計議大學士李賢棟國政
尚書金璉附之驥攻璉為賢所擠出為廣西按察僉
事進參議都御史吳琛薦之會進萬壽節表過吳卒
於家

盧翊王宗錫朱驥三傳原缺今採鄧梓堂邑志增

損補入孫長武

明常熟先賢事略卷第七

明常熟先賢事略卷第八

嚴訥

徐枋

嚴訥字敬卿嘉靖中以進士選為翰林庶吉士除編
修分典丁未會試奉冊封楚府又三年告歸起守故
官遷侍讀時江南新中倭瘡痍者未起民各鳥獸散
而歲漕轉粟以給中都官多至數百萬石公知計部
且復征之也上疏曰陛下如天之仁覆露海內屬者
薊遼虜警徐淮河決畿輔霖雨傷稼而寇不為災民
無捐瘠者以陛下至仁復其笑賦振以齎財也今江
南之地殘破於倭民無子遺臣愚以為陛下必垂哀

痛特未聞耳矣。賊往剽鹵蘇杭，攻城屠邑，燒室廬，姦婦女，老弱踣溝壑，少壯膏剡鋒。臣是時蒙恩歸省，亦奉其父母望風遁匿，幸保首領。自是賊得氣去，今年復帥衆深入，橫行浙直之境，羽檄所報，殺掠尤慘。聞之，鄉人逃生至京者，皆云屍骸撐拄而蕩，無人煙矣。夫江南賦重，當無事之日，男子疾耕，不足於轉輸，況兵燹逃亡，十家而九，沃野丘墟，臣不知今年之田租安所出也。撫按以事之殷，方調兵食，繕守備，不暇以元元之困爲陛下言。臣誠恐一旦倭幸平盪，百姓戀鄉里墳墓，相攜復業，身未及帖席，餐未及下咽，而漕

卒又蠹集矣。有司恐於課殿頭會，箕斂傾其儻，石空其機，杼枋笞縲，縛責其嫁妻，賣子猶復不瞻幽死，罔圖而後已。則土著復業者，駢死流移者，狼顧無生還之望，計乃無聊聚爲盜賊，劫掠公私，或流入倭境，告以虛實，爲之鄉導，非細故也。事至於此，則有逐捕之擾，招集之煩，其費皆當出於縣官。是今日之賦於民者，無益之虛求，而他日之出於公者，不訾之實費。孰若沛然賜復一年，且以示安輯之仁，杜反仄之慮哉。臣非不知寇難少戢，撫按終必以民難上請，然不過因循免荒事例，白免存留耳。夫稅糧起運之數，大率

十之七八而存留之數僅十之二三。藉令存留盡蠲其起運者必復責辦於民也。夫民救死不贍方待振業而猶責之以七八分之共與之以二三分之蠲是猶徧體創殘而益之以一毛不知有濟於民乎不也。昔洪武中比年詔免太平等府田租以此數郡征繕日久故不計天下之經費汲汲然思所以休息之也。陛下之仁亦何少孫於太祖伏惟敕下部臣舉今年夏稅秋糧一切復除。阡亡下戶輒假郡縣以便宜貫貸賑給先征斂未及之期諭以德意使良民安其田里無有搖心流移懷舊戀土雖失計陷爲盜賊者亦

洗濯自新求生育於堯舜之世斯民生可永奠而無憂於土崩瓦解之二患矣。江浙淮揚竈丁被寇流亡者亦宜下所司及時勞來還定無使失所以收煮海之利調募客兵如狼兵長鎗手等及今未可散遣宜厚其稟給督將領申要東一不得割剝民財毆略畜產有犯者臯無赦。斯兼利軍民之策也。翰林故以文學侍從爲職不當言民事而是時尤諱災異惟公愿謹上雅鄉之疏既上上徬徨咨嗟遂報可而東南之民於是稍蘇息矣。其明年主應天鄉試超遷學士主院事而上方禱祠齋宮以求長生自大相以下皆應

制爲祝釐之文。公所進上未嘗不稱善也。侍祠執事。趨拜尤恭謹。上目屬之。由是益中指嘗詔攝先聖先師祭。侍祠帝社稷。日益親近。中朝鮮與比。遷太常少卿。主己未會試。四遷爲禮部尚書。知貢舉。部所治藩國封繼喪葬之事。奸吏輕重在心。持短長爲奸利。公悉以法令從事。不以私撓部政。爲清會。冢宰缺位。上即詔用公。公自學士以至冢宰。凡六遷。悉中旨。擢之。公感激思自效。會相嵩故濁亂銓政。以賄敗。受命之明日。止畫室中。與九卿之屬約曰。諸以公事諫及攻吾闕失者。止此私第。吾不受謁也。又明日。益市牛酒。

爲具召舍人子。飲食勞苦之。曰。我一書生。蒙恩取右職。義不當負國。若輩一蒼頭。從我於此。不患無產業。基址。義亦不當見負。今與汝約。爲我守舍。謹筦鑰。毋干戶外事。不然不能於格外望活也。一郡守踵故上謁。公削守三秩。以明不私。由是其屬皆砥礪名節。苞苴不行。而選部郎陸光祖慎於銓衡。所拔擢斥退。各以其序。公推心委任。天下服焉。中外諸臣以迂旨。謫免者。久失職。公謀於徐相階。從容爲上言。稍稍徵用。又申三途並用法。以出滯淹。掌銓尚書公廉。公爲稱首。尋召直西苑。進位太子太保。武英殿學士。視部事。

如故久之乃得代初公爲學士秩五品上重祠釐詔賜一品服其後益賜麒麟飛魚繡蟒他尚方器物珍饌金幣之屬殆無虛月公恭讓益甚受賜於家如在上前偃僂磬折如無所容者不得已而受之公素小心畏慎見上春秋高喜怒不恒恐久而獲臯即稱病乞骸骨非上所望也徐相階言其困劇狀上憐之乃賜馳傳歸莊皇帝即位追錄修承天大誌永樂大典勞誥封三世如其秩公以輔臣歸子舍而父母皆無恙備饗榮膺家慶與李相春芳相望於江南北云公爲人深中隱厚折節下人與人言姁姁欵曲唯恐傷

之終身未嘗見其疾言遽色篤於舊故歲時問遺曲有禮意置義田以贍族之貧者從之假貸多折券弃責晚節信浮屠法澤及魚鳥頗好機祥小數擇日而見客不吉則使子孫廢業嘗構樓居與門下客飲公舉目上下視忽愀然曰向吾不察上棟直東鄰使有霧露之疾是我旣之也亟撤而改作焉道遇醉人擠下輿曰公厭坐我厭行第假公輦休吾足公辟易避去不與較其仁而愛人有大度如此優游間閑積二十年而後卒年七十四自聞至葬賜祭十一官爲起冢贈少保謚文靖門人徐棻字世寅練達於政歷南

京工部尚書。遇人無少賤。悉講鈞敵禮。在官喜爲邑子道地。其恭謹亦類嚴公。

贊曰。嚴公之父。封學士公恪。與半湖譚公同爲郡掾。史甚相得也。公之育在郡之掾舍。郡守見火光燭天。大驚。推問之。乃公生也。已而病豆瘡。置於地。絕矣。將棺之。譚公室人金氏固止室焉。踰夜而蘇。卒爲輔臣。享高壽。天相之矣。公之遊宦也。其蒼頭頗不戢。公子告皆閉門自斂。里中爲之語曰。甲半分。乙白奪。陳不管。嚴老佛。陳不管者。莊靖公瓚也。嚴公長子曰治。以應天舉人爲中書舍人。悛悛長者。所遺貲盡推予其

弟。以故其家最貧。棧之子驕奢。漁色不如治。至孫而蹈樂氏之罰。隕其家聲。

明常熟先賢事略卷第八

圖書集成

皇清同治八年
閏五月廿八日
北京大學圖書館
藏

日本東京大學
藏

大學圖書館
藏

